

卷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閣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戎瀘蠻拔數柵斬首數百級

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向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

錢若水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辨芻粟轉運司調發萬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陝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

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
狀言賊已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
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
太祖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騎驛取轉運
使廬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
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
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
獨留廷中不去 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
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碁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為賢
爾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對曰
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
避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

比今 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
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
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
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
坐罷招討知秦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獻宰相將率
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
真宗歎曰使百官方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大笑耶

二

真宗朝官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
使 上促授之王魏公且執不從曰後有求樞使者

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並隴水燕談

賈黃中

賈黃中乃唐造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關頭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擗頭上五卷經書誦舌端見勝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觀一隙舍肩鏽甚嚴公恠之因發鑰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干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歎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

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記之玉壺清話

趙閱道

趙閱道爲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於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頌問之晦叔方為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莫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也而同僚或辯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公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

門矣又嘗貴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慘及先人發掘丘壠豈得不預我事邪並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日因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末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

陛下擢任至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裳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

仁廟徐曰亦有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鬯尚虛位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廟改容頗嘉其意後遂參柄用

王著

倦遊雜錄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着着每以爲未善太宗益刻意臨學又以問着對如初或詢其意着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絕超越前古以爲由着之規益也 灑水燕談

王嗣宗

太宗時王嗣宗以祕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辛之嶺南調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以爲耳目切爲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邠州事有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史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熏

其穴得狐數十頭盡殺之 東齋記事

田諫議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圖愧無稽古深學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時知雜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曠闊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平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駭生民爲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王之法陛下宜念之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體而此事尤難爲奏趙普當國錫謁於中書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撙儉有司群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大弱臺憲之

風尤為不可也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
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為意絕無私請上厚卹
之 玉壺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
朝廷大體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略御覽三百六十卷
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
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
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
部侍郎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
事給俸終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大夫
卒無贈典 范蜀公蒙求

王安簡公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先朝
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領刺史李允
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過
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
張堯佐事 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堯佐宜徽景靈
二使 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琳知開封府決事如神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且
日蝕此所謂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移閏月以避之
上亦以為然琳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上之象今有所
蝕蓋由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
之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

變 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 本朝名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相度利害確以可廢聞 上以謂所得子利給官吏與兵卒猶不足則國家所費亦大不如廢之便公聞之曰馬監之於國為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備緩急之用又足以為四夷之聲勢 魏王別錄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為奏願 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筭付銳兵俾徃征之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以閑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躡駐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其

邊霜朔雨朝塵夕埃繡龍鳳於旂常擁貔貅於鑿輅勞侵黼宸士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目疾求退士論嘉之 玉壺清話

二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大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咎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嘉祐中 仁宗自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橫無由禁止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如數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弊器上

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辨一枚上綴巨蚌燦然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鞠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已來所降勅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勅為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勅既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不免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某為尹承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况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

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罷黜魏由此降越州時有感事詩有鐵冠持白簡藩棘聚青蠅謝上表略云狂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終須先伐才者受之湘山野錄

二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揚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具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

不前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徐自是中書
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
相今又以宜徽使結堯佐請遂彥博而相富弼又言
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趨
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
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
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
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
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投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
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
去則吾屬迺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
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萬危言
初造滕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

敢妄率巨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是時守成都委曲
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窮鴈使馳駟邦媛將夸侈中金
賈千鎰爲我寄史君音紋織織密遂傾西蜀巧日夜
急鞭扶經經緯金縷排科闕八七比比雙蓮花篝燈
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日觀上元被服
穩稱質藜默驚上目遽爾有薄結既聞所從來佞
對以未失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
事容巧乞臣今得粗陳狡獪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
第推甲乙是唯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
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
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啞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
汝還蓬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禦魍魅甘
且同飴密既知弗可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

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貶嶺外春速
欲為異物內外官恟恟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誰襄
執左史筆謂此儻不容盛衰有所拂平明中執法懷
疏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
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
快口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
笑等蚌鷓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馱毒蛇噴曉霧晝
與嵐氣沒妻孥不同塗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兩
館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黃
甘雜丹橘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歸去不須錢醒
來弄鳴瑟山水仍竒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
沙自沈湘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慚况
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
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人少知者故
今盡錄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上海圖書館藏
朝卷十
十一



東京大学図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